古今治平畧

古今治平畧卷之七

豫章　朱　健子强父著
弟　朱　徽子美父訂
武林門人鍾　鈜霜鳴父較

貯糴篇

三代貯糴

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

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輿馬非其有也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周書曰有十年之積者王有五年之積者霸無二年之積者亡生十殺一者物十重生一殺十者物頓空十重者王頓空者亡蓄積貯國之上務久矣周官旅師掌聚野之鋤粟屋粟閒粟而用之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凡新甿

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為之等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遺人掌邦之委積以待施用惠鄉里之委積以恤民之艱阨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

待羇旅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凡賔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凡委積之事巡而比之以時頒之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財守以法掌其出入以歲時縣穜稑之種以供王后之春獻種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歲終則會計其政其後齊桓公問于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肥墝終歲食餘有數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是縣州里受公錢春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

郡縣屬大夫里邑皆藉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者國穀參分則二分在上矣彼諸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吾國諸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于諸侯故善爲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弊藏之故國穀倍重故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利不奪於天下此以輕重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曰吾欲豐本而富五穀可乎對曰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于天下吾

民常爲天下虜矣昔紀氏强本而節用其五穀豐滿
而巳不能理也四流而歸于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强
本節用適足以使其國亡而身無所處故可以益愈
而未足以爲存也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于大海觀
風之所起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下高我下則
財利稅于天下矣公又問曰寡人之國五分而不能
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天
子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對曰唯籍于號令
爲可耳請以令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

之家不行。千鍾之家不行。行者不能百之一千之十。而囷窌之數皆見于上矣。君案囷窌之數令之曰國貧而用不足請以價取之子皆案囷窌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囷窌之粟皆歸于君矣。是故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天下無兵則以賜貧甿。若此則菹萊鹹鹵斥澤山間壏壤之壞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故滕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

令引之以徐疾故內守國財而外因天下矣昔者武王有鉅橋之粟因立重泉之戍而國穀二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市繒帛軍五歲毋籍衣于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而衡黃金百萬終身毋籍金于民此准衡之數也且夫歲適美則市糴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糴釜十繦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糴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十倍

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用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于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斂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繈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繈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芸耒耜械器種饟糧食必取贍於君春賦以斂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凡五穀者萬物之主也穀貴則萬物

必賤穀賤則萬物必貴兩者爲敵則不俱平故人君御穀物之秩相勝而操事於其不平之間故萬民無籍而國利歸於君也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可以爲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田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于四百里

則國無二年之積。粟行于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祿十三之一者。命曰小凶。小凶三年而大凶。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什一之師。十三之事。賦祿十三之一。祿十三之一。而非有故蓄積也。則道有損瘠矣。十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饑。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籍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之求焉無止。是使姦塗不可獨行。遺才不可包止。

隨之以瀉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令操不及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有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屨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令一怒布帛流越而知天下君求焉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此謂不待戰而內敗越王句踐困于會稽之棲欲陰啚吳乃召計倪而問焉計倪對曰必先憂積蓄以備妖祥省賦斂勸農桑因熱積以備四方師出

無時未知所當應變而動隨物倘徉卒然有師彼呂以弱我者以强得世之和擅世之陽玉無怨忘慎無如會稽之饑不可再更臣嘗處于吳楚越之間以魚三邦之利乃知天下之易反也臣聞君自耕夫人自織此竭於庸力而不斷時與智也時斷則循智斷則備知此二者則萬物之長短逸順可得觀矣太陰三歲處金則穰三歲處水則毀三歲處木則康三歲處火則旱散有時領則决萬物不過三歲而發矣以智論之以决斷之以道佐之斷長續短一歲再倍其次

一倍其次而反水則資車旱則資舟物之理也天下六歲一穰六歲一康凡十二歲一饑是民相離也故聖人早知天地之反爲之預備王曰善請問其方計倪對曰從寅至未陽也太陰在陽歲德在陰歲美是故聖人動而應之制其收發常以太陰在陰而發陰且盡之歲亟賣六畜貨財以益收五穀以應陽之至也陽且盡之歲亟發糴以收田宅牛馬積斂貨材聚棺木以應陰之至也此皆十倍者也其次五倍故凡穀貴賤之法必察天之三表即決矣王曰何謂三表

范子曰水之勢勝金陰氣蓄積大盛水據金而死故金中有水如此者歲大敗八穀皆貴金之勢勝木陽氣蓄積大盛金據木而死故木中有火如此者歲大美八穀皆賤金木水火更相勝此天之三表也且欲知八穀之貴賤上下衰極必察其魂魄視其動靜觀其所舍薦不失一問曰何謂魂魄對曰神主生氣之精魄主死氣之舍魄者主賤魂者主貴故當安靜而不動魂者方盛夏而雲行故萬物得以自昌否則神氣稍而不成故死凌生者歲大敗生凌死者歲大美

故觀其魂魄即知歲之善惡矣王曰陰陽之治不同力而功成不同氣而物生可得知乎范子曰陰陽氣不同處萬物生焉冬三月之時草木既死萬物各異藏故陽氣避之下藏伏壯於内使陰得成功於外夏三月盛暑之時萬物遂長陰氣避之下藏伏壯于内使萬物親信陽德而自昌故陽主生方夏大熱不至則萬物不能成陰主殺方冬地不内藏則根荄不成一時失度即四序爲之不行故當寒而不寒者穀暴貴當温而不寒者穀暴賤故曰秋冬貴陽氣施於陰

陰陽極而復貴春夏賤陰氣施于陽陽極而不復夫陽動于上以成天文陰動於下以成地理審察明置之要可以爲富凡欲先知天門開及地戶閉其衞天高五寸減天寸六分以成地謹司八穀初見出於天者是謂天門開陽氣不得下入轉動而上陰陽俱絕八穀不成大貴必應其歲而起此天變見符也謹司八穀初見入於地者是謂地戶閉陰陽俱會八穀皆賤來年大飢此地變見端也謹司八穀初見半於人者和平熟無災害故天倡而見符地應而見瑞聖人

上知天下知地中知人此之謂天平地平以爲夫耆
越王用之於收江南七年而禽吳魏文侯時李悝作
盡地力之教以爲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
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
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畮歲收
一石半爲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三
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終歲爲粟九十石餘有
四十五石石三十爲錢千三百五十除社閭嘗新春
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率用錢三百五人

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三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糴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

以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彊時文侯御廩災文侯素服辟正殿五日群臣皆素服而弔公子成父獨不弔文侯復殿公子成父趨而入賀曰甚大善矣夫御廩之災也文侯作色不悅曰夫御廩者寡人所藏也今火災寡人素服辟正殿群臣皆素服而弔至於子大夫而不弔今以復辟矣猶入賀何爲公子成父曰臣聞之天子藏於四海之内諸侯藏於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篋櫝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災必有人患今幸無人患乃有天災不亦善乎文侯謂

然歎曰善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而求易于民二石粟得一石粃吏以請曰粃食鴈爲費也今求粃于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粃以粃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爲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于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粃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

與其在民丁吾何擇鄒民閭之昔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爲一體也此之謂知富邦衛爾君欲重稅以聚粟民邪安以告薄疑日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將以爲民也其自藏之與在丁上奚擇薄疑日不然其在于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于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聽必反諸已審則令無不聽矣故民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五穀盡收則五味盡御于主不

盡收則不盡御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
不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
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
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
無祿廩食而已矣故凶歲存乎國人君徹鼎食五分
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
客四隣之使雍食而不盛徹驂騑塗不芸馬不食粟
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
隊其子于井中其母必從而道之今歲凶民饑道餓

重其子此疚與墜其可無察耶故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且惡夫民何嘗之有爲者寡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本而用節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凶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

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王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亾于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而不為備也

故此之謂國備

漢唐貯糴 三國 六朝附

漢興天下既定民亾蓋藏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文帝即位恭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猶多背本趨末蓄聚寡少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游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

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必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乃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
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
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驅民而歸之農
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遊食之民轉而緣
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
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已而晁錯復說上以
勸農貴粟之道也今募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降罪
夫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于有餘以供上用則
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

也順于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今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乎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于邊得賜爵自上造至大庶長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令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上復從之以故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居官者以爲姓號則倉氏庾氏是也其後功費煩興取河南地築朔方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于邛僰以輯之竟不足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于都內及桑弘羊爲治粟都尉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必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末年行趙過代田之制用力省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還歸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

利州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爲算能商功利得幸于上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

後漢顯宗時天下安寧民無橫徭歲比登稔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三十府廩環積至十年帝欲置常平倉公卿議者多以爲便劉般對以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內實侵刻百姓豪右因緣爲姦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帝乃止晉受命武

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爲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挾輕貲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

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尙或騰踊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法主者平議其爲條制然事竟未行久之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

北魏孝文太和中詔求安民之術李彪上言請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豐年糴貯於倉時儉則加私之一糶之於民如此民必力田以買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給歲凶則直給帝覽而善之尋施行焉自此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不爲災也至魏武帝西遷連

年戰爭河洛之間又並空竭天平元年遷都於鄴出粟一百三十萬石以振貧人是時六坊之衆從武帝而西者不能萬人餘皆北徙並給常廩春秋二時賜帛以供衣服之費常調之外逐豐稔之處折絹糴粟以充國儲於諸州緣河津濟皆官倉貯積以擬漕運自是之後倉廩充實凶饑之處皆仰開倉以振之元象興和之中頻歲大穰穀斛至九錢至文宣河清三年定令墾租之外別有義租五斗墾租送臺義租納郡以備水旱墾租皆依貧富為三梟上梟輸遠處中

梟輸次遠下梟輸當州倉三年一校焉又置富人倉初立之日准所領中下戶口數得支一年之糧殺既斟酌充入貴則下價糶之賤則還用所糶之物依價糴貯是時頻歲大水州郡多遭沈溺穀價騰踊朝廷遣使開倉從貴價以糶之而百姓無益饑饉尤甚重以疾疫相乘死者十四五焉後周創制六官司倉掌辨九穀之物以量國用國用足即蓄其餘以待凶荒不足則止餘用足則以粟貸人春頒之秋歛之隋文帝開皇三年朝廷以京師倉廩尚虛議為水旱之備

于是于衛州置黎陽倉洛州置河陽倉陝州置常平倉華州置廣通倉轉相灌注漕關東及汾晉之粟以給京師五年工部尚書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爲災而人無菜色皆繇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賑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賙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但經國之理須存

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簡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後諸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

遇四斗其後山東頻年霖雨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天子遣使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百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嗟乎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其庶幾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糖豆屑帝說御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積于蕭墻耳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皆倉于州郡一有凶饑無狀有司因不以上聞也具有司敢以聞矣比及報可發吏屬出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

胥吏相與侵漁其受惠者大抵近郭力能自達之人耳縣邑鄉遂之遠安能扶携數百里以就倉合之廩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流散無矜恤之心則國家大禍繇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塞矣必欲有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之政民其庶有瘳乎唐初有社倉以備凶荒貞觀中戴冑建議自王公以下計墾田秋熟所在爲義倉歲凶以給民太宗善之乃詔畝稅二升粟

米税稍隨土地所宜寬鄉斂以所種狹鄉據青苗簿
而督之田耗十四者免其半耗十七者皆免商賈無
田者以其戶為九等出粟有差下下戶及夷獠不取
為歲不登則以賑民或貸為種子至秋而償其後洛
相幽徐齊并秦蒲州又置常平倉粟藏九年米藏五
年下濕之地粟藏五年米藏三年皆著于令自太宗
時置義倉及常平倉以備凶荒高宗以後稍假義倉
以給他費至神龍中畧盡玄宗即位復置之其後第
五琦請天下常平倉皆蓄本錢德宗時趙贊又言自

軍興常平倉廢垂三十年、凶荒賑散、餓死相食、不可勝紀、陛下即位、京城兩市置常平官、雖頻年少雨、米不騰貴、可推而廣之、宜兼儲布帛、請于兩京江陵成都楊汴蘇洪置常平輕重本錢、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以贍常平本、德宗納其策、屬軍用迫蹙、亦隨而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時劉晏為轉運使、於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白使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及於豐處賣之、又令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則先申應免救

助之數及期晏即奏行應民之急不待其用弊流亾餓莩然後賑之也繇是民得安其居業而戶口蕃息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紝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又將其緩急而先後之如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蠲先令蠲某物貸其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益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惙善救灾者不使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斂矣況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灾沴

之鄉所乏惟糴耳地產固常在也歲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之多出散采悉之糴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者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驅之矣是謂三勝要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諸州米常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耶其後雖貸以諸道所得稅茶錢均融分配彷至穀麥熟將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罷倉收納以養倉為名除賑急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歛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數若稍

貴糴亦便倚所糴多少與年上下準平斂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安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候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必盈三歲之蓄貞元四年詔京兆府于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淸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積令所司自般運載至太原元和六年制京畿舊數已盡粟麥未登宜以常平義倉粟貸借百姓至豐年填納十三年戶部侍郎孟簡奏天下常平義倉請準舊

例減估出糶但以石數奏申有司更不收管州縣得專以利百姓從之開成元年戸部奏應諸州府所置常平義倉請通公私田畝別納粟一升逐年添貯義倉斂之至輕事必通濟歲月稍久自致盈充縱逢水旱之災永絕流亡之慮從之至文帝太和九年以天下回殘錢置常平義倉本歲增市之非遇水旱不增者判官罰俸以枉法論文宗嘗召監倉御史問太倉粟數對曰有粟二百五十萬石帝曰今歲費廣而所畜寡奈何乃出御史督察州縣壅錢穀者

貞觀開元後邊土西舉高昌龜茲焉耆小勃律北抵薛延陀故地緣邊數十州戍重兵營田及地租不足供軍於是初有和糴牛仙客為相有彭果者獻策廣關輔之糴京師糧廩益羡自是玄宗不復和糴于東都天寶中歲以錢六十萬緡賦諸道和糴斗增三錢每歲運輸京倉者百餘斛米賤則少府加估而糴貴則減價而糶貞元初吐蕃劫盟召諸道兵十七萬戍邊關中為吐蕃踐躪者二十年北至河曲人戶無幾諸道

代兵道給粟十七萬斛皆糴于關中宰相陸贄以關中穀賤請和糴可至百餘萬斛其畧曰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饋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趣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既而有司隣恡不克將順志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斂藏遇災而艱食者則莫發之糶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於人以俟公

私之乏用乘時所急十倍其嬴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縑紵充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絶野蕭條無所貿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僞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斂價轉貴遊行欺罔不顧憲章

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荷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旣失綱條轉成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僞指囷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不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爲明徵臣故曰蓄斂乖宜此之謂也夫聚人以財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

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則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安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于常時米貴加倍卟庶匱乏之流庸頗多關輔以穀賤傷

農家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賓穀民困家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家糴之處則無錢家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之益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旣麤陳尤爲京邑所賤據市司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餧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失矣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卽時利害運

務且合悉停舊例從江淮諸道運者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萬從河陰運者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從太原倉運者請停二十萬石運二十萬其江淮所停者請委轉運使於遭水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糙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錢及所減運腳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三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

價三十巳上用利農人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以供邊鎮和糴其和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亦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所糴得米粟擇倉窖收備專備軍糧非緣城守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邊備既富邊備自修帝乃詔京兆府於時價外加估和糴差清強官先給價直然後貯納續令所司自般運至太原先是京畿

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價或先斂而後
給直追集停擁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忻便樂
輸憲宗即位之初有司以歲熟請畿內和糴當
時府縣配戶督限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
賦號爲和糴其實害民白居易上疏曰和糴之
事以臣所觀有害無利何者凡曰和糴則官出
錢人出穀兩和商量然後交易今則不然配
戶督限蹙迫鞭撻何名和糴今若令有司出錢
開場自糴比時價稍有優饒利之誘人人必願

至今若除前之弊行此之便是真和糴利人之道又必不得已則不如折糴折糴者折青苗稅錢使納斗斛免令賤糴別納見錢在于農人亦真爲利況度支比來所支和糴價錢多是雜色段匹百姓又須轉賣然後將納稅錢至於給付不免侵偷貿易不免損折所失過本其弊可知今若量折稅錢使納斗斛則既無賤糴麥粟之費又無轉賣匹段之勞利歸于人美歸于上則折糴之便豈不昭然由是與論則配戶不如折

塲和糴不如折糴亦甚明矣

宋代貯糴

漢隋利民之良法、常平以平穀價、義倉以備凶災、周顯德中又置惠民倉、以雜配錢分數折粟貯之、歲歉減價出以惠民、宋兼存其法焉、太祖承五季之亂、海內多事、義倉寖廢、乾德初詔諸州於各縣置義倉、歲輸二稅石別收一斗、民饑欲貸充種食者、縣具籍申州、州長吏即計口貸訖、然後奏聞、其後以輸送煩勞罷之、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於四城門置場增價以糴、虛近倉貯之、命曰常平倉、歲饑即下其直

予民景德三年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糶糴三年以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不數年間常平積有餘而兵食不足乃命司農寺出常平數百萬緡助三司給軍費久之移用數多而蓄藏無幾矣明道二年詔議復義倉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請復置令五等已上戶隨夏秋二稅二斗別輸一升水旱減稅則免輸州縣擇便地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計以一中

郡正稅歲八十萬石則義倉可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則利博矣明道中饑歉國家欲盡貸饑民則糧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并之家出粟數千石則補吏是豈以官爵爲輕欺特愛民濟物不獲已爲之耳且兼并之家占田常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常少及水旱振濟則兼并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民實先受其賜矣事下有司會議議者異同而止慶曆初琪復上其議仁宗納之命天下立義倉詔上三等戶輸粟已而復罷其

後賈黯又言今天下無事年穀豐熟民人安樂父子相保一遇水旱則流離死亡捐棄道路發倉廩振之則粮不給課粟富人則力不贍轉輸千里則不及事移民就粟則遠近交困朝廷之臣郡縣之吏倉卒不知所出則民饑而死者過半矣願放隋制立民社義倉詔天下州軍遇年穀豐登立法勸課蓄積以備凶災此所謂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者也況取之以爲民耶下其說諸路以度可否然當時牽於衆論終不果行嘉祐二年詔天下置廣惠倉初天下

漢人戶絕田官自鬻之樞密使韓琦請留弗鬻募人耕收其租別爲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謂之廣惠倉領以提點刑獄歲終具出內之數上之三司熙寧二年神宗既用王安石爲參知政事安石爲帝言天下財利所當開闔歛散者帝然其說遂詔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安石因請以著作佐郎編校集賢書籍呂惠卿爲制置司檢詳文字自是專一講求立爲新制先是陝西轉運使李參言部內多戍卒而糧饋不足因令民自隱度粟麥之贏先

貸以錢俟穀熟還官號青苗錢經數年廩有餘積安石大善之于是條例司言今天下貧富不均兼并之家乘凶荒之間新陳不接之候往往徵倍稱之息故富益富貧益貧而國本日蹙非王事也今諸路常平廣惠倉穀積爲朽藏必年凶出糶而所及不過游手游食之民請依陝西青苗錢例民願預借者給之令出息二分隨夏秋二稅以輸其願輸錢者聽如遇災傷許展至豐熟以償不惟通一路有無發斂以收富人兼并之權而貧人緩急獲濟得趨時以赴農貸不

異于民間息不至于倍稱誠富國裕民之至計也安石與呂惠卿議令既具會蘇轍自大名推官上書召對亦除條例司檢詳文字安石出其法示之轍曰以錢貸民使出息二分本非爲利然出納之際吏緣爲姦雖有法不能禁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非理費用及其納錢雖富民不免逾例如此則鞭箠必用州縣多事矣唐劉晏掌國計未嘗有所假貸有尤之者晏曰使民僥倖得錢非國之福使吏倚法督責非民之便吾雖未常假貸而四方豐凶貴賤知之未嘗踰時

有賤必糴有貴必糶以此四方無甚貴甚賤之病矣用貸爲晏之言蓋常平法耳公誠能行之晏之功可立俟也安石自此踰月不言青苗會河北轉運司幹當公事王廣廉召議事廣廉嘗奏乞度僧牒數千道爲本錢于陝西轉運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歛與安石意合至是請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決意行之而常平廣惠倉之法遂變而爲青苗矣蘇轍以議不合罷而諸路提舉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務以多散爲功富民不願取貧民乃欲得之即令隨戸等高下品

甿又令貧富相兼十人爲保首民間喧然不以爲便
三年判大名府韓琦言臣准散青苗詔書務在惠顧
小民不使兼并乘急要倍稱之息而公家無所利其
入甚盛意也今所下條約自鄉戶一等而下皆立借
錢貫陌以差次逓增夫鄉戶上等并坊郭有物業者
非他即從來兼并之家也今多貸之錢錢一千爲息
二百則是官自放錢取息與初詔絕戾又鄉村每保
須令有物力人爲甲頭雖云不得抑勒而上戶必不
願充下戶必不得充官吏防下戶不償則差充甲頭

以備代陪勢必不免何謂非抑勒也陛下勵精求治誠躬節儉以先天下即國用自裕何必使興利之臣紛紛四出致遠邇之疑乎若乃陝西之所嘗行此乃適遇成熟行于一時可也今乃建官置司歲以為常而取利三分豈昔時權宜之比哉兼初詔且于京東淮南河北三路試行俟有緒方推之他路今三路未集而遽盡行于諸路置倆司非陛下憂民祖宗惠下之意乞盡罷提舉官第依常平舊法施行帝袖出琦奏示執政曰琦真忠臣朕始謂可以利民不意乃害

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強與之安石勃然進曰苟從其所欲雖坊郭何害因難琦奏曰陛下修常平法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遺法也如桑弘羊籠天下貨財以奉人主私用乃可謂興利之臣今抑兼并賑貧弱置官理財非所以佐私欲安可謂興利之臣乎曾公亮陳升之皆言坊郭不當俵錢與安石論難久之而罷帝終以琦說為疑安石遂稱疾不出帝諭執政罷青苗法公亮升之即欲奉詔趙抃獨欲俟安石出自罷之連日不决帝更以為疑因令呂惠

卿論吉起安石安石入謝既視事志氣愈悍面責公亮等由是持新法益堅詔以琦奏付制置條例司條例司奏列琦奏而辨析其不然樞密使文彥博亦數言不便帝曰比遣二中使親問民間皆云甚便彥博曰韓琦三朝宰相不信而信二宦者乎先是王安石陰結入內副都知張若水押班藍元震帝因使二人潛察府界俵錢事還言民皆傳願無抑配者故帝甚信之初羣臣進讀邇英殿帝問朝廷每更一事舉朝洶洶何也司馬光曰靑苗出息平民爲之尚能以蠶

食下戸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度之威乎呂惠卿曰青苗法願則取之不願不强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以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不言有司尚能以病民況法許之乎及拜官樞密副使光上章力辭至六七日帝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其疏有曰言青苗錢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

倚勢作威凌轢州縣擾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呰窳偷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于人債不能償至于鬻妻賣子凍餒塡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

以春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多散爲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縣官吏恐以逋欠爲負又令貧富相兼共爲保甲仍以富者爲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稅且不能輸況于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得之倚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寖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流轉

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即年所負之債是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邊陲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需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于朝廷因乞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言也然則官錢

一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而百姓又困竭但使閭胥里長于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此可以誚之善計矣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獨李悝耿壽昌所能爲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于此比來所以槩廢者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使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故無羨餘以濟饑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

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之。向去所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糴。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賑貸。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倉作糴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無故盡散之。它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猶大也。疏奏。竟出知永興軍。當是時。爭青苗錢者甚衆。翰林學士范鎮。臺諫官呂公著。程顥等。皆以論青苗罷。歐陽修繼論青苗之害。且持之不行。亦坐移鎮。知陳留

縣姜潛之官才數月青苗令下潛即榜于縣門又移之鄉村各三日無人至遂撤榜付吏曰民不願矣府寺疑潛沮令使其屬按驗無逆令者潛知不免即移疾去知山陰縣陳舜俞不肯奉行移狀自劾曰方今小民匱乏之願貸之人往往有之借如儒子見飴蜜孰不染指爭食然父母疾止之恐其積甘足以生病故耆老戒其鄉黨父兄諭其子弟未嘗不以貸貰為不善治生今乃官自出舉誘以便利督以威刑非王道之舉也況正月放夏料五月放秋料而斂亦在當月

百姓得錢便出息輸納實無所利是使民一取青苗錢終身以及世世一歲常兩輸息錢乃別為一賦以弊生民也坐謫南康軍監酒稅久之以制置條例司罷歸中書以常平新法付司農命呂惠卿同判兼領田役水利七年帝患俵常平官吏多違法安石請縣置一主簿專主給納役錢及常平從之帝以久旱為憂學士韓維言畿縣近督青苗急往往鞭撻取足民至伐桑為薪以易錢旱災之際重罹此苦帝頗感悟太皇太后亦嘗為帝言聞民間甚苦青苗助役錢盡

適會百姓流離帝憂見顏色益疑新法不便安石不悅屢求去已而出知江寧然薦韓絳代之相仍以呂惠卿佐之于安石所爲遵守不變熙寧十年詔開封府界先自豐稔幾縣立義倉法明年提點府界蔡承禧言義倉之法以二石而輸一斗至爲輕矣乞令年夏稅之始悉令舉行詔可仍以義倉隸提舉司而京東西淮南河東陝西路義倉以今年秋稅爲始民輸稅不及斗免輸須其法于川陝四路元豐八年并罷諸路義倉元祐元年詔提舉官累年積蓄錢穀財

物盡椿作常平錢依舊法行之、罷各縣專置主簿四月再立常平錢穀給斂出息之法限二月或三月以散及一半爲額左司諫王巖叟中丞劉摯等交章論行青苗之非司馬光奏先朝散青苗本爲利民並取情願後提舉官速要見功務取多散或舉縣追呼或排門造割亦有無賴子弟謾昧尊長錢不入家亦有他人冒名詐請莫知爲誰及至追催皆歸本戶令朝廷深知其弊故悉罷提舉官不復立額考校訪聞人情安便欲下諸路申嚴州縣抑配之禁詔從之中書

舍人蘇軾

書奏曰，熙寧之法，嘗不禁抑配，而其害至此。民家量入爲出，雖貧亦忍。若今分外得錢，則費用自廣。臣謂以散及一半爲額，與熙寧無異。今許人願請，未免設法罔民，使快一時非理之用，而不慮後日催納之患。二者皆非良法，相去無幾。今已行常平糶糴之法，惠民之外，官亦稍利，何用二分之息，以賈無窮之怨。初，同知樞密院范純仁以國用不足，建請復散青苗錢。時司馬光以疾在告，已而臺諫皆言其非，不報。光至是始大悟，遂力疾入對。尋詔常平錢

穀止令州縣依舊法趂時糴糶青苗錢更不支俵除舊欠二分之息元支本錢悉見欠多少分料次隨二稅輸納蔡京用事復議行焉時上官均疏曰備災恤患常平義倉之設最爲良法熈寧十年始講隋唐之舊典置義倉令人戶于正稅斛㪷一石別納五升準備災傷賑濟不得移用法頗周密蓋所斂至少所聚至多蓄之郡縣而散之于民斂之少則民易以輸聚之多則上足施于蓄之郡縣則凶歲有備散之于民則人情無怨此隋文皇唐太宗嘗行于治平之世也

試之效也。元豐八年指揮諸路義倉一切廢罷，識者至今惜之。若以爲擾民，則出所穫二十分之一，若患他處，則當時已有着令。又況水旱不常，饑饉間有，發倉廩則無若不足，行勸誘則不免强取，與其施之于倉卒，不若備之于無事。今不糴之法既以修復，唯義倉之制尚未興舉。臣以爲義倉財積在近民居，則饑歲賑濟無道路奔馳之勞費，而人受實惠。隋開皇中就社置倉，蓋以此也。臣欲乞興復義倉之法，令于村鎮有巡檢解舍處建立倉廩，以便斂散，其餘條例令

有司更加修整以備饑歲誠非小補高宗紹興元年復常平官講補助之政以廣儲蓄九年用宗正丞鄭㬌言以常平錢于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二十八年以趙令詉請糴州縣義倉米之陳腐者孝宗乾道六年有司奏水旱州縣請留轉運使和糴米以續常平上即爲之施行寧宗慶元元年詔戶部右曹專領義倉十一年臣僚言紹興初臺臣嘗請通一縣之數截留下戶苗米輸之於縣別儲以備賑濟使窮民不至於艱食惟貧郭義倉令就州輸送至于屬縣之

義倉則令丞同主之每歲終令丞合諸鄉所入之數上之守貳守貳合諸縣所入之數上之提舉常平提舉常平合一道之數上之朝廷考其盈虧以議殿最從之初乾道四年江南民艱食朱熹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賑貸夏受之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斂散遇歉則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若干除以原數償府外見米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以儲之名社倉焉自是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

年民不乏食至淳熙八年奏於朝請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敕令局見之嘆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史志焉嘉定末真德秀踵行于長沙人多賴之然事久而教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豈不深可嘆哉且社倉蓋近古良法而當時廢而不舉獨常平義倉稍存遺意然藏于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于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垂死而不能及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

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鎖遞相傳授或至累數十年不一嘗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壞而不可食矣然而卒輕不敢擅社倉者豈不以里社不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其出入同乎官府則鈎校不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行耳然則法豈有定所哉得其人如朱子則雖在鄉而足以利人非其人如安石輩則雖以朝廷行之適足以厲民矣故曰有治人無治法此之謂也

至於和糴宋歲漕以廣軍儲實京師而河北河東陝西三路及內郡又自糴買以息邊民飛輓之勞其民不一建隆初河北連歲大稔命使置場增價市糴自是率以為常歲不中嘗出內府綾羅錦綺計直付河北糴粟實邊繼而沿邊州積穀可給三歲則止大中祥符初三路歲豐仍令增糴廣蓄踰限常數後又時出內庫緡錢或數十萬或百萬別遣官經畫市糴初河東既下蠲其租賦有司言其地沃民勤頗多積穀請

每和市隨常賦輸送其直多折色給之而京東西陜河北鈌兵食則州縣括民家所積糧市之謂之推置取上戶版籍酌所輸租而均糴之謂之對糴皆非常制鱗府州以轉餉道遠遣常參官就置場和糴河北又募商人輸芻粟于邊以要券取鹽及緡錢香藥寶貨于京師或東南州軍陜西則受鹽于兩池謂之入中陜西糴穀又歲預給青苗錢天聖以來罷不復給然發內藏金帛以助糴者前後不可勝數寶元中出內庫

珠付三司售之取其直以助邊費歐陽修奉使河東還言河東禁並邊地不許人耕而私糴北界粟麥爲兵儲最爲大患遂部岢嵐火山軍閑田並邊壕十里外者聽人耕然竟無益邊備歲糴如故大抵入中利厚而商賈趨之三路入中悉以見錢和糴縣官之費省矣熙寧五年詔以錢絹各二十萬賜河東安撫司聽人賒買收本息封樁備邊自是三路封樁所給甚廣或取之三司或取之市易或取之他路轉運司或賜常

乎錢或鬻爵給度牒而出內藏錢帛不與焉其後官雖量予錢布而所得細微民無所濟遇歲凶不糴是為弊法于是議者欲罷支糴錢歲以其錢令並邊州郡和市封樁遂易和糴之名為助軍糧草然自熙寧以來和糴入中之外又有坐倉博糴結糴俵糴兌糴寄糴括糴勸糴均糴等名其曰坐倉熙寧二年令諸軍餘糧願糴入官者計價支錢復儲其米于倉王珪奏曰外郡用錢四十可致斗米于京師今京師乏錢反用

錢百坐倉糴斗米此極非計司馬光曰坐倉之法蓋因小郡乏米而庫有餘錢故能就軍人糴米以給次月之糧出于一時急計耳今京師有七年之儲而府庫無錢更糴軍人之錢使積久陳腐其爲利害非臣所知呂惠卿曰今坐倉得米百萬石則減東南歲漕百萬石轉易爲錢以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臣聞江淮之南民間乏錢謂之錢荒而土宜杭稻彼人食之不盡若官不糴取以供京師則無所發泄必甚賤傷農夫

矣且民有米而官不用米民無錢而官必使之出錢豈通財利民之道乎不從明年又慮元價賤神龍衛及諸司每石等第增錢收糴仍聽行于河北東陝西諸路元符以後有祇價抑糴之弊詔禁止之其曰博糴熙寧七年詔河北轉運提舉司置場以常平及省倉歲用餘糧直聽民以絲綿綾絹增價博買俟秋成博糴崇寧五年又詔陝西錢重物輕委轉運使措置以銀絹絲紬之類博糴斛斗以平物價其曰結糴熙寧八

年劉佐體量川茶因使結糴熙河路軍儲得七萬餘石詔運給焉未幾商人王震言結糴多散官或浮浪之人有經年方輸者詔措置熙河財用孫迥究治以聞迥奏總管王君萬負熙河兩川結糴錢十四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乃遣蔡確馳往本路劾之君萬及高遵皆坐借結糴違法市易降黜有差崇寧初蔡京行于陝西盡括民財以充數五年以星變講修闕政罷陝西河東結糴對糴其日俵糴熙寧八年令中

昔計運米百萬石費約三十七萬緡帝怪其多王安石因言依糴非特省六十七萬緡歲漕之費且河北入中之價權之在我遇斗斛貴住糴即百姓米無所糶自然價損非惟實邊亦免傷農乃詔歲以末鹽鈔錢在京粳米六十萬貫石付都提舉市易司貿易度民田入多寡豫給錢物秋成于澶州北京及緣邊入米麥粟封椿即物價踊權止入中聽糴便司兌用須歲豐補償

紹聖三年呂大忠之言召農民相保預貸官錢

之半循稅限催科餘錢至夏秋用時價隨所輸貼納崇寧中蔡京令坊郭鄉村以等第給錢俟收以時價入粟邊郡弓箭手青唐蕃部皆然用錢多寡爲官吏賞罰其曰兌糴熙寧九年詔淮南常平司於麥熟州郡及時兌糴元祐二年嘗以麥熟下諸路廣糴詔後價若與本相當即許變轉兌糴其曰寄糴元豐二年糴便糴草王子淵論綱舟利害因言商人入中歲小不登必邀厚價故寄內郡寄糴之法以權輕重七年詔河

北𣵽定二州所糴數以鉅萬而散于諸郡寄糴、恐緩急不相及、不若致商人自運、李南公王子淵俱言寄糴行已久、且近郡倉緩急運致非難、于是寄糴卒不能、其曰括糴、元符元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請並邊糴買、豫榜諭民毋得與公家爭糴、即官儲有乏、括索賑糶之家、量存其所用、盡糴入官、其曰勸糴、政和元年童貫宣撫陝西議行之、鄜延經略使錢即言勸糴非可以久行、均糴先入其斛斗、乃給其直于有斛計之

家未有害也坊郭之人素無斛斗必須外糴轉
有煩費疏奏坐貶五年者請均糴法嚴然已糴
而不償其直或不度州縣之力數數過多有一
戸糴數百石者乃詔諸路毋概均糴爲名低裁
其價轉運司[illegible]意峻科率倍于均糴詔約止
之宣和四年荆湖南北均糴以家業爲差勸糴
之法其後寖及于新邊鄯廓州積不貸者都患
之自熙寧以來王韶開熙河章惇營溪洞沈起
劉彝啓交趾之隙韓存寶林廣窮乞弟之役費

川科調益繁陝西宿兵既多元豐四年未路大
衆西討軍費最甚於他路帝先慮科役擾民令
趙卨廉問頗得其事又以撫飼施惡欲補斬河
東源原漕臣以勵其餘卒以師興役衆鮮克辦
給又李稷為鄜延漕臣督運詔許斬知州以下
乏軍興者民苦搬運多散走所殺至數千人道
斃者不在馬丁是文彥博奏言關陝人戶昨經
調發不遺餘力死亡之餘疲瘵已甚為今之計
正當勞來將士安撫百姓全其瘡痍使得蘇息

明年詔優嘉答初西師無功議者慮朝廷再舉
自是帝大感悟申飭邊臣固塞息兵關中以蘇
哲宗即位諸老大臣維持初政益務綏靜邊郡
類無調發第令諸路廣糴以備蓄積及詔陝西
麟府州計五歲之糴而已紹聖初乃詔河北鎮
定瀛州糴十年之儲餘州七年其後陝西諸路
又連歲興師及進築鄯湟等州費資糧不可勝
計元符二年涇原經略使章楶言曰伏見興師
以來陝西府倉廩儲蓄內外一空前後資貸內

藏金帛不知其幾千萬數即今所在糧草盡乏漕臣計無所出文移指空而已即今正休兵息民清心省事之時雖深察臣言裁決斯事若更詢于議大臣竊恐專務興師上誤聖聰王議大臣指章惇也時內藏空乏陝西諸路以軍賞銀絹數寡請給于內藏庫詔以絹五十萬予之帝謂近臣曰內庫絹才百萬已取其半矣蔡京用事復務拓土勸徽宗招納青唐用王厚經置費錢億萬用大兵凡再始克之而湟州戍兵歲費

錢一千二十四萬九千餘緡五年熙河蘭湟運使洪中孚言本道青稞畝收五石粒當大麥之三與將人糧給精米馬料給青稞率皆八折不惟人馬之食自足而價亦相當今邊臣不爲事情精米青稞與造米大麥一例抵斗給散郎公有一分之耗私有一分之麤會計一路歲費斛斗一百八十萬雜色五十萬外青稞一百三十萬抵斗歲費二十六萬石石不三十緡計七百八十萬帑庾其米仍飭將士或有饑色乃命九折

明年復令、計斗斛散竟能九析又于陝西建四都倉下文城曰裕財鎮戎軍曰裕軍通陝砦曰裕民西安州曰裕邊自夏人拔命請路皆謀進築陝以扞保甲皆運糧後董貫又自將兵築靖夏制戎伏羌等城窮討深入凡六七年至宣和末饋餉不忍鄜延至不能支旬月將邊臣爭務開邊隙峽嶺南不毛之地草創郡邑調取于民費出于縣官不可勝計最後有燕山之役雄霸等州倉廪皆竭兵士饑忿有郡尤石擊守貳劝

將官者燕山郭藥師所將常勝一軍計口給錢廩月費米三十六萬石錢一百萬緡河北之民力不能給于是免夫之議興初黃河歲調夫修築埽岸其不即役者輸免夫錢熙豐間淮南科黃河免夫錢十千富戶有及六十夫者劉誼蓋嘗論之及元祐中呂大防等主回河之議力役既大因配夫出錢大觀中修滑州魚池埽始盡令輸錢帝謂事易集而民不煩乃詔凡河堤合調春夫盡輸免夫之直定爲永法及是王黼建

議乃下詔曰大兵之後非假諸路民力豈克有濟諭民國事所當勠力天下並輸免夫錢夫二十千淮浙江湖嶺蜀夫三十千凡得一千七百餘萬緣河北郡盜因是大起南渡三邊饋餉糴事所不容已紹興間于江浙湖南博糴多者給官誥少者給度牒或以鈔引類多不售而吏緣爲奸人情大擾于是減其價以誘積粟之家初不拘于官編之戶凡降金銀錢帛而州縣阻節不即還者官吏並徒二年廣東轉運判官周綱

糴米十五萬石、無擾及、無陳腐、撫州守臣劉汝

翼倒兵不匱及勸誘賑糶流離、皆出一官、七年

以饒州之糴石取耗四斗、罪郡守、自是和糴者、

計劃科罪、十三年荆湖歲稔、米斗六七錢、乃就

糴以寬江浙之民、孝宗乾道三年秋、江浙淮閩

淫雨、詔州縣以本錢坐倉收糴、無敷配于民、四

年糴本給會子及錢銀、石錢二貫五百文、買慶

三年、監察御史汪剛中言、和糴之弊、其來非一

日矣、欲得其要而革之、非禁科抑不可、夫禁科

術莫如增米價此已試而有驗者孝傚所司奏
行有旨從之紹定元年錫銀會度牒于浙廣總
所令和糴米七十萬石備軍五年臣僚言若將
民間合輸稅錢使輸斛斗免令賤糴輸錢在農
人亦甚有利此廣糴之良法也從之
通考曰古之國用食租衣稅而已非倚于糴也
平糴法始于魏李悝然豐則取之于民歉則損
以濟民凡以爲民而已軍國之用未嘗仰此歷
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糴充他用至于宋而糴遂

爲軍餉邊儲一大事熙豐而後始有結糴寄糴俵糴均糴博糴免糴括糴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由蓋自眞宗仁宗以來西北用兵糧儲缺乏遂以茶鹽貨物召商人入中而姦商豪賈遂至抵假估貨高價入粟國家仰急軍儲又法令素寬致有此弊後來懲其弊所以只糴之于民不不復望商人之計然至于計其家貲而均敷之是蓄積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償其直或不敷其數則爲民病又有不可盡言者蓋始也官爲商

所虧終也民又為官所虧其失一也

林氏駉曰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能于元帝復于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糶專命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制至熈寧以來提舉常平之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

○也出內庫之儲以為糴本領三司之錢以濟常

平糶米復反之時民艱于錢官則增價以入之
菜色饑雷之日民乏于食官則減價以售之夫
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嚮廣倉以來二分之
息代桑易錢官帑厚矣如民貧何嚮惻轍官公
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救荒之實政壞矣義
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于鄉社至唐改置于
州縣此其始也厥後施于承徽壞于神龍復能
隨復亦無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
元豐復之未幾亦罷迨紹聖以不輸五升大觀

又以石輸一斗至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夫古之始置義倉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于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爲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郡倉人遂相遠而爲軍國之資官知其斂民知其散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講求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縣糶置倉長灘巳有社倉之遺意天下

豈有難革之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有假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濫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少濟鄉落小民捱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于縣以活其已餓之身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焉常平出于官義倉出于民出于官者官自斂之官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于病民出于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斂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

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爲常賦糴頭斛面重歛取贏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乎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欲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爲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常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爲不取豐縣之尹鐸毋願爲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爲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爲發粟賑饑之韓韶則務民實政隱于常平義倉之外

國朝貯釋

太祖起自民間歷試艱難旣登 大寶尤軫念民瘼洪武元年思天下預備倉未立則緩急公私無以賑濟乃令各處悉立預備倉各爲糴糶收貯以備災荒擇其地年高篤實者管理已而謂戶部臣曰曩者山東歲歉民饑蓋素無蓄積以備不虞故也今歲山東夏麥甚豐秋稼亦茂爾戶部可運鈔二百萬貫往各府州縣預備糧儲如一縣則于境內定爲四所丁居民叢集處置倉榜示民家有餘粟願易鈔者許運赴

倉交納仮時價償其直官儲粟而局鑰之就令富民守視若遇凶歲則開倉賑給庶幾民無饑餓之患已又令未備處皆舉行而召天下老人至京隨朝命擇其可用者使齎鈔往各處協同所在官司糴穀爲備後歷歲既久姦弊日滋豪猾侵漁穀倉盡毀有司漫不加意大學士楊士奇奏申飭之擇廉幹官督理平糴以備荒而郡縣官以廢舉爲殿最嗣後南直隸侍郎周忱奏定濟農倉之法南畿諸郡蘇州田稅最重而松江常州次之貧民輸官及耕作多舉債於

富家而倍納其息至于傾家產鬻子女不足以償乎是民益逃亡而租稅益虧忱至問民疾苦深以為憂思所以濟之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備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況鍾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縣名其倉曰濟農是年夏江南旱蘇州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為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報長里胥多厚取于民而不即輸官逃負

者累歲忱欲盡革其弊乃立法于水次置場擇人總收而發運焉糧民徑自送場不入里胥之手視舊所減三之一又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月六斗致一石忱與鍾等謀曰彼能于南京受俸獨不可受于此乎若來歲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鍾等皆曰善遂請于朝從之而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羨及前平糴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郡次之忱曰是不獨濟農凡運輸

有欠失者亦于此給借部納秋成如數還官若民夫修圩岸濬河道有乏食者計日給之如是則免舉債以利兼并之豪農民無失所者則歛治賦稅足矣是冬朝具以聞朝廷皆從之于是令諸縣各廣濟農倉貯粟縣官廉公有威與民之賢者掌其籍司其出納每歲於秋暮之際于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分給之秋成償官凡其條約皆恍親爲規畫俾之遵守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太發濟農米以賑貸而民不知饑恍之力也成化中敕褒寵

吉興府州縣設預備四倉所以廣儲蓄備旱澇爲甚賴也比久廢弛虛假實見在儲蓄有無多寡之數攷儲各處在官贓罰雜爲備有不敷聽於存留糧內借撥或于各里上中戶勸助以充其看守倉者於附近里分僉殷實有行止者主之委通判官吏實收虛放爲侵盜者論如律衛所地亦如之　弘治中蓄積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　勅省司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

旅

詔施行如章已定竊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足周一歲之餘而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不宜儲中程爲稱職不及三分而上罰有差少六分謀殿　嘉靖中侍郎王廷相言備荒之政莫善于古之義倉若立倉于州縣則窮鄉遠處旬日待斃宜貯之里社定爲規式一村之間約二三百家爲一會每月一舉第上中下戶捐粟多寡各貯于倉而推有德者爲社長善處事能會計者副之若遭凶歲則計戶而散先中下者後及上戶上戶責之償中

下者免之凡給貸悉聽于民第令登記册籍以備有司稽考則既無官府編審之煩亦無奔走道路之苦從之直隸巡按御史宋纁言各州縣歲派積穀之數徒脊貪吏掊尅無益實用中間廉靖者往往首鼠兩端不能自决欲監守撫字則畏觸黜謫之典欲從事科罰則恐失素履之貞非所以阜民生勵士節也上策莫如聽之不則稍减其數庶官民兩便戶部言積穀備荒原非弊政但係奉行者之賢不肖不可輕議變法且先年給事中胡涍已奏行減半之例必不得

已再減其半可也　上從部議　隆慶初陝西巡按御史王君賞奏請寬積穀之例言近時有司積穀之數雖已半減然州縣大者數萬石小者數千石即日入民于罪不可待盜宜再減其額十里以下歲額穀千石十里以上遞增百里以下二千五百石二百里以下三千石即劇郡無過五六千石而止則官不擾而穀易積從之時戶部以葭州知州尹際可等三十五員積穀不如數例當降調吏部言有司積穀備荒雖亦急務然較之正賦輕重自是不同況皆出贓罰

紙贖及他設處所入之數視地方貧富獄訟繁簡爲差不可以預定也若必欲所在取盈是徒開有司作威生事之端反失濟民初意今宜止治其侵漁者若止怠玩仍當分別輕重明註考語俟本部考處不必遽議降調

制可五年巡撫山西靳學顏疏曰邊鄙強固則夷狄怵服中原又安則邊鄙傾嚮故中原者邊鄙之根本也百姓者中原之根本也衣食者百姓之根本也閭閻細民有終世無銀而不能終歲無衣寧終歲無衣而不能終日無食今百司宰聊夙夜不

遷者乃在銀而不在穀臣竊慮之夫以 國家建都於燕東極齊西盡秦南距江淮神州之重金甌之固此萬世不拔之業也而臣竊有慮何哉誠以 京師北據幽都更無郡縣而守在邊狄雖有東齊西泰其形勢皆足以自固 京師以南絕無名山大澤之限強藩與國之資 皇上南面而臨之所恃以為腹心股肱之重者惟河南山東江北褁人府之人心耳此數處之人率鷙悍而輕生易動而難戢游食而寡積者也一不如意則輕去其鄉一有所激則視死如歸

臣因聞之熟矣入府遣歛則走山東山東遣歛則走江北又未已也匹夫作難而于人嚮應往事葢屡驗之然其彌之之計無他不過曰恤農以繫其家足食以繫其身聚其骨肉以繫其心而已今試移文於此數處者而嚴其官令之所藏身帑得穀十萬焉則司計者可安枕而無慮矣得三萬焉猶可以差轉徙者之望設不滿萬焉真寒心哉臣竊意其不滿萬者多也即有水旱何所賴焉即有師旅之興何所給焉自古中原空虛未有如今日者也漢以前有廒倉隋以

前有洛口倉唐有義倉宋有常平倉皆豐在所貯不專在京師今徐臨德州皆有官倉亦為寄囤至於存積幾何哉臣前疏謂一曰官倉蓋發官錢以糴者此必甚豐乃可以舉一曰社倉蓋聚民穀以充者此雖終歲皆可以行夫社倉即義倉蓋始于漢耿壽昌而盛于隋長孫平唐戴胄之徒唐又最盛計天下積至數千萬以上及推其故唐義倉之開爲歲自王公以下皆有入是以其積獨多臣所謂法令之行自貴近始也宋則准各民正稅之數於二十分而取其一以

為社蓋富者必用多田多則稅多稅多則社入多亦應意也要之其出也則中歉賑極貧大歉賑中戶又大歉焉乃沾及於富室所謂恩澤之加自無告始也夫民之饑也必至於轉徙轉徙不已必至於盜盜必先諸官戶與夫役占有力之家而此輩多不悟非官府主持而鼓舞之終空言耳臣請下之各省以唐宋斂穀之法為則而就土俗合人情占歲候以通其變限明春以稟盡報各府巳前見貯之數以昭其虛盈於明年冬末通計一歲二倉新收之穀驗其功能著

而爲今歲歲修之在官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民有大饑則以賑之在民倉者時其豐歉而斂散之利歸於官雖官有大役亦不許借此藏富於民即藏富於官 皇上所爲南面而恃以無恐者其根本在此今之言計者不憂穀之不足而憂銀不足夫銀實生亂穀實彌亂銀之不足而泉貨代之五穀不足則孰可以代者哉故曰明君不貴金玉而貴五穀部覆請以防秋客兵銀并豐課六萬發各府縣糴穀又修復社倉令所在有餘積無爲文具嘗試論之

古之積貯者、藏富于民、而今之積貯者、藏富于國、古之積貯者、導利于下、而今之積貯者、專利于上、在下則民自足、而君有賑恤之恩、在上則君有餘、而民無周賑之策、是以唐虞盛時、雖有九年之水、而未始無倉廩府庫之充、觀耕田鑿井、帝力何有于我可徵也、成周盛世、雖有軍國之需、而未始無三年九年之積、觀水旱凶荒、民無菜色可徵也、厥後管仲之在齊也、通輕重之權、立聚散之法、似矣、而乃陰爲富國之謀、李悝之在魏也、量豐凶之節、制糴糶之政、美矣、而何

救於地利之盡無巳則賈誼晁錯耿壽昌之策乎誼欲驅民以歸農畝而抑末技此上策也誼之說行當無一夫耕而十人食之者矣錯欲使民食粟塞下以開鬻爵贖罪之路此中策也錯之說行當無千里餽粮士有饑色者矣壽昌欲立常平倉使穀賤則增價以糴穀貴則減價以糶此下策也壽昌之說行當無官常有餘民常不足之嘆矣唐宋以來雖有義倉社倉之說大率皆常平遺意自熙寧以后散爲青苗之本南渡以來取爲軍國之需不能恤民而且害民矣

自今觀之蓋莫善於常平莫不善於義倉義倉之法凶年則散之豐年則斂之其初未嘗不善也然官與民償貸其弊易生方其貸也寄之于里胥而詐冒之名多逆其償也責之于里胥而徵求之弊作及其弊也里胥必詐與貧民通而訐爲詭詞貧民必甘與里胥市而覬爲滅跡前者獲利後者效尤將斂散之粟與存者無幾矣其又弊有借止一石或償至十數石而不足借止一年或徵至十數年而未休丁戸細民有寧賣子女甘流徙而不肯窺倉廩之門凡官吏之

面者以故粟竭於官有出無入約糴于民有貸無還其勢必盡廢而后已此義倉之弊也常平則不然豐年穀賤則增價而糴以爲償凶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濟饑饉糴者與之而無所除受糶者去之而無所追其利常周而其本不作故公私兩便今宜因義倉之舊更以常平之法量民數多寡以貯粟酌道里遠近以立倉每豐而糴委之于富民而計其數時凶而糶臨之以廉吏而主其衡糴不出一人人不過一石而又著爲之處嚴爲之法使所糴皆貧民而富者無

所侵焉斯可矣或曰義倉之行饑者可徒手而得粟常平之設必轉貸糶本而粟始可得矣其轉貸之際安知富人之不留難而徵取之時又安知富人之不侵漁乎答曰天下無不弊之法為治者但當酌其弊之輕重而審處之常平立於漢義倉立於隋而用常平者常多用義倉者常寡常平無廢而猶存義倉暫起而即廢至宋於常平特置提舉之官而義倉無聞焉亦足明其法之善矣雖然亦在行之者何如耳

國朝於所在州郡立預備倉則常平之法也　嘉靖

間又議令毎鄉立社倉以貧富出粟有差因札則散
之則義倉之意也夫茲二法者蓋已備之矣然或始
詳而末弊或乍剏而旋變者何哉守法者偸取一切
以便上而法不信奉法者營私自便而法不行也今
預備倉具在民之以貲賜爵及補胥吏者有不以金
錢乎諸公田租稅有升斛入者乎城旦者必以粟贖
乎即有之能十而一乎則上國未嘗貴粟矣州郡藏
鏹行省餘羨貪吏以潤其橐而廉者則毎藉以行其
德使誠寬然少有奇餘緩急猶或可濟今且盡籠而

輸之上有司庫藏自惟正外固已若洗卒遇大故雖有儲偫之長歛手而已矣竭閭閻以實公藏竭州縣以實太倉竭太倉以實內帑流愈上而下愈耗則上固已輕民命矣凡平日所爲備者既無義輸及補吏諸入又不取之罪贖當出者徒以法外橫加其歛若一訟牒輒計有力無力非大較也直爰書以定復加以罰及所罰則非數也所入又非倉也民當豐歲而吏能因之况服言備即或有勸令富家出粟糶貧民者捐瘠滿壑啼呼滿路吏非獨無賭聽而所歛

者又非粟也所廩者又非貧民也民之體在澤谷而其膏血在吏侵橐矣蓋天下有救荒之吏無救荒之法救法無常而前法有常今當俟歲少豐之後飭發壑墜而重督之無新議爲也夫積粟如積水然非有通川大河環之即滿溢不足恃然江洋演漾者在數里之外而枯槔浸灌取之數步之內勢不相及也則溝澮陂池擅其利矣州郡之倉通川也潴多而溉溥里社之倉陂池也利近而救速兩置則可以相灌而交濟請於預備倉所入循 先朝舊制入貲贖罪悉

輸粟如例春夏穀稍貴暫聽輸價所司俟秋時易米儲之有不中程者罰無赦貴出賤入舊出新入母出子入期以平價而已勿得輕以貸民糶貸而責取之擾也蓋常平者上捐金以爲母而令上不費一錢母之入無盡而子之出愈無盡不過三四年所在皆滿矣而又修社會之制一如　嘉靖中令令民餘而取之因地而藏之因人而長之其藏之里也猶藏之家也歲不足視其不足者而假之視尤者而賑之民坐而取食於里也猶取食于家也社倉以賑急縣倉以

繼社。若豐多糴以泄之故歲不傷遇災多散而賑貸之故歲不病爲今時之計實無善於此兩者若謂出納之際吏緣爲奸積儲日久削侵年易耗則奉法者事也在後惠文彌治之孰敢不慾